

重生于康熙末年

四

青
云
路

雁九◎著
QING
YUNLU

APET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重生于康熙末年

四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生于康熙末年④/青云路/雁九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9.6
ISBN 978-7-5461-0499-7

I. 重… II. 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0274 号

重生于康熙末年④/青云路

雁九 著

责任编辑:沈 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hsbook.cn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9.75

字 数:300 千

印 数:00001—10000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461-0499-7

定 价:2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七卷·扶摇上（下）

第一百七十章	送别	3
第一百七十一章	弹劾	8
第一百七十二章	登门	13
第一百七十三章	皇子	17
第一百七十四章	世情	23
第一百七十五章	叩阍	28
第一百七十六章	国事家事	33
第一百七十七章	风起	38
第一百七十八章	诘问	43
第一百七十九章	补缺	50
第一百八十章	外任	55
第一百八十一章	贺仪	60
第一百八十二章	事成	66

第八卷 青云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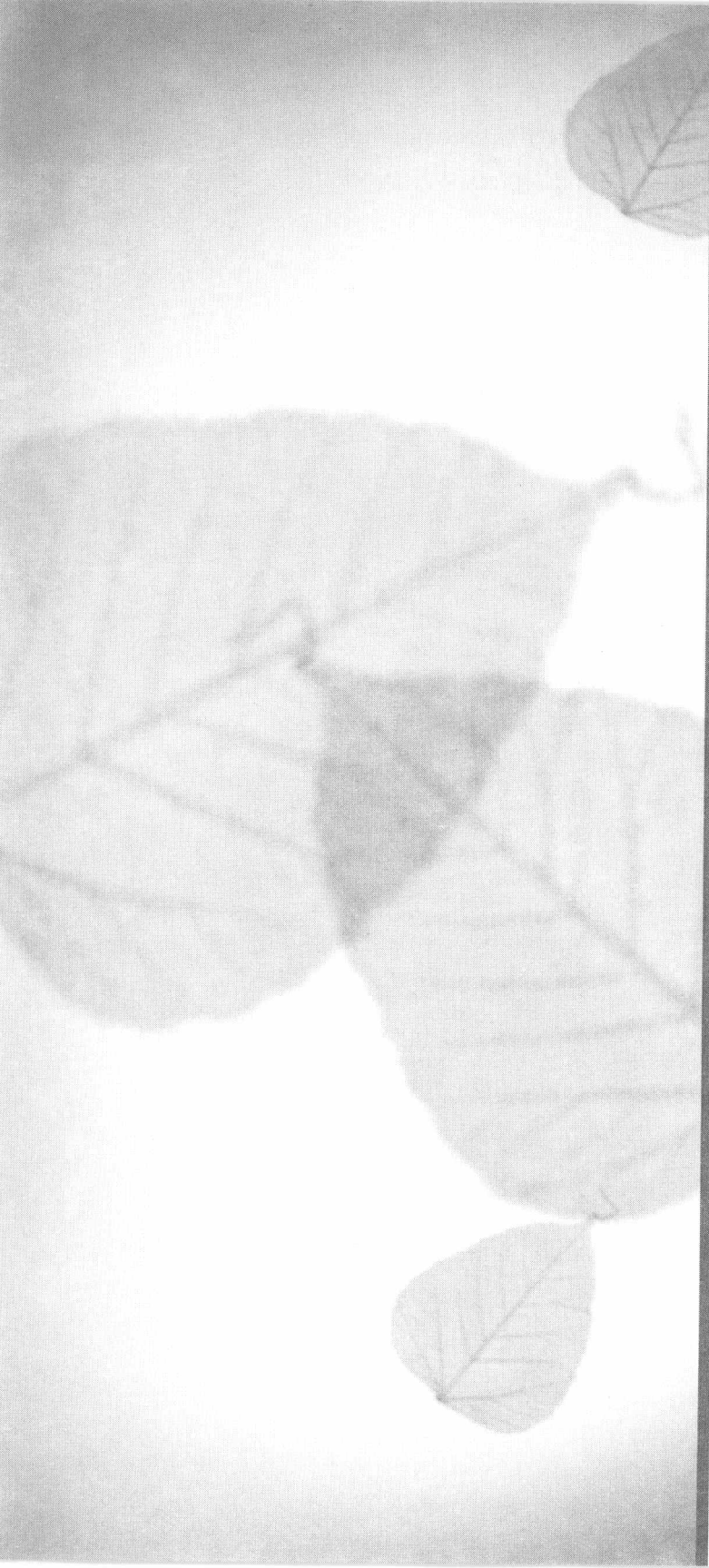
第一百八十三章	驿站	73
第一百八十四章	武官	78
第一百八十五章	火起	83
第一百八十六章	保全	90
第一百八十七章	天伦	96
第一百八十八章	高太君	101
第一百八十九章	城里	106
第一百九十章	背信	111
第一百九十一章	邂逅	117
第一百九十二章	人心	123
第一百九十三章	哑女	128
第一百九十四章	宗亲	133
第一百九十五章	北上	139
第一百九十六章	沂州	144

第一百九十七章	喜讯	149
第一百九十八章	琐事	155
第一百九十九章	静惠	160
第二百零章	寒食	165
第二百零一章	新官	170
第二百零二章	山匪	175
第二百零三章	结发	182
第二百零四章	烧锅	188
第二百零五章	暂别	193
第二百零六章	迷眼	199
第二百零七章	抉择	205
第二百零八章	七日（一）	211
第二百零九章	七日（二）	216
第二百一十章	七日（三）	222

第二百一十一章	暮春	227
第二百一十二章	简亲王府	233
第二百一十三章	太平	238
第二百一十四章	民乱	241
第二百一十五章	端午	246
第二百一十六章	暑热	251
第二百一十七章	瘦马	258
第二百一十八章	名士	264
第二百一十九章	浓情	270
第二百二十章	荷园	276
第二百二十一章	天道	283
第二百二十二章	服丧	289
第二百二十三章	守灵	295
第二百二十四章	顺藤	302

第七卷

扶搖上（下）



第一百七十章 送 别

西城，曹府，梧桐苑。

今儿魏白出京，曹颀没有去户部当值，倒不是特意留下来送行，而是他病了。前一晚他与魏黑、庄先生给魏白饯行，大家喝了不少酒，许是夜里回来时吹了风的缘故，上吐下泻地折腾了半宿，辗转到后半夜，喝了一碗药才歇下。

初瑜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望着曹颀，不忍心叫醒他，便打发人往户部请了假。

喜云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低声回道：“郡主，王府那边差人来接了！”因今儿是淳郡王府新出生的小阿哥“洗三”，早给初瑜送过信的。

初瑜看了熟睡的曹颀一眼，起身走到外间，小声吩咐道：“额驸眼下这般，我哪里走得开？你同喜烟替我去一趟，把我这两日准备的礼盒送过去，再给几位福晋请安。也不用提额驸不舒服，省得她们又使人来，里外折腾。就说府里有点事，走不开，待小阿哥满月时我再同额驸一起过去道贺。”

喜云应着，下去准备了。珠儿与环儿进来，珠儿道：“郡主，醒酒汤已经得了，可是现下端过来？”

初瑜摇了摇头道：“额驸折腾了一晚上，受了不少罪，天亮方歇，这还不到两个时辰，晚些时候再说吧！”

“是！”珠儿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环儿给初瑜请安，初瑜瞧见她提着食盒，笑着问道：“是紫晶姐姐差你过来给额驸送醒酒汤的？”

环儿先是点头，后又摇头，约莫着自己也有些糊涂了，方笑嘻嘻地回道：“是紫晶姐姐差奴婢来的，却不是给大爷送醒酒汤的。原奴婢还问来着，紫晶姐姐说了，郡主最是心疼大爷的，指定早备好了，不用她操心这些个。她是

不放心郡主呢，怕郡主因照顾大爷累着自个儿，便特意叫人熬了燕窝，打发奴婢给郡主送过来。若不是要准备给魏家二爷与二奶奶送行的程仪，紫晶姐姐就亲自过来了。”

说到这里，她放下食盒，从衣侧襟里掏出张纸来，双手递给初瑜：“郡主，这是紫晶姐姐暂拟的单子，请郡主定夺增减呢！”

初瑜接过看了，除了几块衣服料子，就是些银票与金叶子，都是轻便好带之物，拢共算起来也有千两之数。虽说这已是不少，但是想着曹颀素日待魏家兄弟另眼相待，且还要看在留在府里的魏黑情分，因此，她思量了一回，对环儿道：“紫晶姐姐准备得妥当呢，只是我记得魏二奶奶有了身孕，请紫晶姐姐在庫房里寻些人参补品，再加上十两金子给孩子打项圈吧！”

因芳茶前年就在府里住过，去年随着魏白回来又住了大半年，与环儿她们算熟了。所以，环儿听着郡主这般宽厚，也替芳茶高兴，应声出去了。

前头，魏白的屋子。

芳茶青白着脸，双手将帕子攥得紧紧的，坐在炕沿边上发愣。炕上、地上放着几个收拾妥当的包裹。

不过一夜，魏白的眼圈就凹进去许多，看着憔悴不少。

芳茶咬了咬嘴唇，终是将心中的疑问道出口：“小红呢？昨儿你打发她去裕院，怎么过了一夜还没回来？”

魏白抹了抹胡子碴，回道：“不是同你说了吗？庄老瞧上小红机灵，冲我讨了去，侍候那院姨娘去了。”

芳茶闻言大怒，立时起身道：“那是我的陪嫁丫头，凭甚他要你就给？他们院子姨娘身边丫鬟婆子哪里少了，我这不过一个小红，就巴巴地要了去。不行，我不许，你给我讨回来！”

两人成亲一年，因魏白年纪大些，又打心眼里稀罕芳茶，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着手里怕摔了，向来所求必应。

今儿，却是反常，魏白坐在那里跑神，直待芳茶忍不住推他，他方大梦初醒般道：“讨回来？讨什么回来？”

芳茶气得想要跺脚，又顾及到肚子，强忍了，指着魏白道：“好，既劳烦不动二爷，那我就自个儿去一趟。我倒要找庄先生问问，这索要别人的陪嫁丫鬟做侍女算是什么章程！”说话间，她便要往外走，却被魏白一把抓住胳膊。

膊：“别去了，还有什么闹腾的？小红昨儿晚上得急症死了，怕你忧心，就换了这个说辞。”

“死了？”芳茶唬了一跳，“这好好的，怎的说没就没了？不会是挨人欺负了，或者是得罪了那两位姨娘吧？”

魏白摇了摇头道：“我亲见的，没伤，一早送殓场去了！”

芳茶听得怔怔的，打昨儿晚饭她就觉得不对劲，这京城待得好好的，回什么老家？况且从未听魏白念叨过回老家的事。

魏白将芳茶拉到身边坐下，从怀里掏出一把银票递给她：“这是昨儿大爷送的，收好了！咱们回去置办个大宅，买上十几顷好地，生他七八个儿子，繁衍魏家生息。等儿子们大些，想要习文的，咱们请先生；想要学武的，我当爹的教他。总要让他们出息，好好孝敬咱们两个。”

明明应是极乐呵的话，这打魏白嘴里说出来，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听得芳茶心里酸酸的，眼圈不禁泛红，轻声问道：“是不是你做了什么错事，让大爷与庄爷恼了？要不咱们跟大伯求求情，请大伯帮着央求央求可好？”

魏白耷拉着脑袋摇了摇头，再抬起头时，又恢复了往日嬉皮笑脸的模样，道：“呵呵，关公子与庄先生什么事？还不是大哥一时抽风，说是梦到死了的父母，想着咱们做儿女的也大了，却连父母的坟茔都没拜过，实在是不孝。当年家乡遭灾，逃难出来，父母都死在道上，我同哥哥还小呢。多亏遇到师父，帮着我们收殓了父母的骸骨，又花银钱打发人送回老家安葬，这才使得他们终有了栖身之地。”

芳茶虽是家生子出身，但因祖母的缘故，自幼也是由丫鬟婆子照顾的；大几岁，就到了老太太的院子里，名分是丫鬟，却也只是充作曹颀的玩伴，锦衣玉食，并不比寻常人家小姐差，因此并不太清楚外面生计艰难。直到成亲后自己掌家，又常听魏白提起外边的世道，方知有诸多不易。

这会儿听着魏白说得感伤，芳茶心下不忍，便道：“既然大伯思乡，那就请他随咱们一道回去吧！这府里千好万好，也不是咱们家。到时候再请人给大伯说门亲事，咱们扶持着过日子就是。”

魏白笑了笑：“你还不知大哥那脾气？哪里是听得劝的。况且在公子身边久了，离了也舍不得。咱们也别强他，好好代他在父母坟茔前多拜两下就是。”

芳茶见到魏白强颜欢笑的样子，就没有多说。虽知道他们兄弟感情深，

想着应该不是发生了口角，但她还是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有人在门口唤道：“芳茶在吗？”是紫晶的声音，同行而来的还有香草、珠儿和翠儿。

魏白与芳茶听了，都站了起来。芳茶给魏白抻了抻衣服，魏白道：“既是她们来瞧你，你们就先说说话，我去瞧瞧大哥！”

芳茶点了点头，走到门口道：“是你们来了，快请进。这边屋子有些乱，咱们东屋说话去。”魏白也跟着出来，与紫晶她们打了招呼，方出了院子。

屋子里都收拾完了，显得有些空落落的。芳茶请几人坐了，又走到门口唤厨房的冯嬷嬷烧水看茶。

香草是常来的，见她里里外外自个儿招呼，奇道：“小红那丫头呢？你这正忙着，她怎么不见？看她平日也不像是偷懒耍滑的。”

芳茶脸色一僵，随即笑着回道：“方便了她往榕院送东西，还没回来。”

芳茶穿着宽松衣裳，还看不出身形来，紫晶忙劝道：“快坐吧！我们这几个又不是外人，哪里需要你特意招待的，别累着！”

芳茶想想也是，便在紫晶边上坐了。

大家说了一会儿闲话，紫晶便将随身带来的一个小匣子并一个包裹推到芳茶身边道：“这是大爷与郡主送你们夫妻的程仪。”

芳茶没有立时接，略带疑惑地问道：“昨儿大爷不是给我家爷了吗？”

紫晶闻言一愣。昨儿因曹颀在前院喝酒，她在梧桐苑陪着初瑜说话，后来曹颀醉着回去，见到紫晶也在，便只教备程仪，却没提已经给过的话。

芳茶将盒子推了回去，道：“姐姐，保不齐是大爷回去忘说了，因而准备重了。昨儿已经收了一份，今儿怎么好再收呢？”

说起来，紫晶算是看着曹颀长大的，既是醉酒后都惦记不忘的，想必是舍不得魏家二爷，真心厚待的，便笑着又推回去：“昨儿是大爷送魏二爷的，今儿这些却是郡主送你与肚子里的孩子的！”说着，拍了拍那包裹，“这是一些衣服料子，都是软和又舒服的。”

因这般说了，芳茶不好推辞，便站起来接过，请紫晶帮着谢过郡主。随后，紫晶又送上自己的礼，两对小金钁子，道是给孩子打长命锁的。香草与珠儿、翠儿也各自有礼物奉上，芳茶都是郑重谢过。

想着不知何日再相见，众人都有些歔歔，又说了会子闲话，紫晶她们方起身告辞。香草因与芳茶最要好，想要留下来帮她收拾收拾，便没有随紫晶

她们一道回去。

芳茶想着自己虽对魏黑不亲，但他毕竟是夫君的兄长，便又对香草嘱咐两句，请香草的哥哥们多亲近些，省得他一个人孤单无趣。香草有三个哥哥，除了一个留在南边府里，剩下两个都是去年来这边府里当差的。

曹颀醒来时，已经是已正二刻。虽然脑袋沉得像灌了铅似的，但是他仍没忘记今儿是魏白离京的日子，忙披了衣服往前院赶。

行李早已装上马车，芳茶也上车了。只因未见到曹颀，魏白与魏黑、庄先生拉着家常，就是不肯走。

待见曹颀衣衫不整地奔出来，魏白的脸上方露出些笑模样，道：“公子，这酒量可实在不行，得好好练练，下次同老白好好喝一场！”

曹颀郑重点了点头道：“魏二哥，你放心，我岁数渐大了，酒量也就有了，下次定陪魏二哥喝个痛快！”

魏白别过庄先生，又对吴茂、吴盛兄弟仔细叮嘱一回，最后揉了揉小满的头道：“好小子，跟着公子好好干！”说完，翻身上马，冲曹颀抱拳道，“公子，老白先走了！”

“嗯！魏二哥一路顺风！”曹颀抱拳回礼，目送着魏白的身影远去，方转身回府。

第一百七十一章

弹 劾

曹颀一直惦记着外放之事，原想着山东、河南、山西这几处，离京城与江南都不远，算是比较合适的省份。可庄先生将这几个省份的资料拿给他看后，他不禁头疼。河南的水患是出了名的，山东的旱灾与蝗灾也是频繁得不行。

经过京城这次时疫，曹颀越发认识到这时代的局限性。

庄先生沉吟道：“要不就想个辙子，往湖广去吧。”

曹颀想了想，问道：“哪这么好心想事成！若是河南与山东……”说到这里，他陷入沉思。

庄先生眼底闪过一丝诧异道：“颀儿，不会是前些日子在京城防疫忙上瘾，生出去抗灾的念头吧？”

曹颀微微点头道：“若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这又不是什么难事……”他这说的倒是心里话，虽然自己性子有些懒散，没有什么成就丰功伟业的野心，但是身为一个男人，总要有点事做才好。

之前两个月，在四阿哥手下忙着防疫，虽说是忙些、累些，但是看着时疫渐渐遏制，百姓生活归于平静，他的心里也很是愉悦。

庄先生不赞成地摇摇头道：“虽然你是好心，但事情没有你想的那般简单，这两个省因经常遭灾，钱粮减免频繁，火耗银子少，赈灾的银钱却多！”

曹颀虽进官场还不到一年，但是听到庄先生这般说也明白其所指。怕是这两个省上下的官员，没几个干净的，打的都是赈灾银钱的主意。到这样的地方做官，你若是不肯放下身段来接受上下级的“好意”，随波逐流，那他们怎么会安心容你？你若是放下身段与之同流合污，那瓜分的就是百姓的救济银子，良心上又怎能过得去？

想着康熙对贪官的纵容，曹颀心里不禁有些腻烦，隐隐地有些期盼雍正

朝早些来，让那些贪官也吃吃瘪。

转眼到了八月初，十六阿哥回来了。

曹颀先前并未得到信，只知道十二阿哥与十四阿哥两个从热河回来，换四阿哥与九阿哥过去，并未听到有十六阿哥什么事。

回京当日，十六阿哥便去了曹府。

因户部正赶上清算福建上半年的赈灾账目，有点忙，曹颀下午方从户部回来。听说十六阿哥正同曹頌与弘曙兄弟在东院校场，大半年没见，倒有些想他，便也不去内院换衣服，直接往东院去了。

十六阿哥又壮实了不少，大概是经常在草原上狩猎的缘故，气色比春天走时看起来好了不少。

见曹颀进来，除了十六阿哥外，曹頌与弘曙、弘卓、弘昕他们都放下手中的弓，“大哥”、“姐夫”地招呼成一片。

十六阿哥指了指曹颀的补服，笑道：“瞧你，穿起官服来也有模有样的！”一边说着，一边细细打量他两眼，点了点头，道，“还好，还好，虽看着清减了些，但还是早先的模样。听说你前些日子在四哥身边当差，我还担心来着，怕你跟他身边待的，染了他的冷气，让人觉得冻得慌！”

曹颀见曹頌与弘曙他们都汗津津的，便喊了小厮，叫给他们准备些瓜果吃食，弘曙笑着谢过。最小的弘昕仰着头，眼巴巴地道：“姐夫，我想去瞧瞧姐姐！”

弘卓也忍不住附和道：“是啊，是啊，我也想去呢，姐姐院子里的甜水最好喝了！”

弘曙瞧着两个弟弟的贪吃模样，不禁低声呵斥道：“二弟、四弟！”

弘卓这才想到自己失言，瞧了瞧十六阿哥，又瞧了瞧曹颀，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道：“呵呵，十六叔，侄儿没说谎呢，确实是姐姐院子里的吃食好，侄儿同弟弟都惦记着！”

十六阿哥笑着拍了下弘卓的脑门，转身对曹颀道：“好啊，还藏私不是？我到你府里也几遭了，怎不见你弄吃的给我？”

曹颀心里直道冤枉，十六阿哥之前虽来过几次，除了参加婚礼那次，哪回不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

因要先应付几个小舅子，曹颀便对弘卓与弘昕道：“又不是别人家，想



去就去。你们姐姐整日在府里，也是闷的，能够同你们说说话，自是高兴的！”说到这里，又对弘曙道，“你也随着去吧，你姐姐前两日还念叨你来着。”

“是！”弘曙略带羞涩应下。他心中也是喜欢那些吃食的，但是身为哥哥，年岁又大了，总要有兄长的样子。

曹颀带着几个小阿哥净手去了，曹颀陪十六阿哥到客厅坐下，因这官服穿着不自在，又是汗津津一天了，便请他稍等片刻，回梧桐苑换了衣服再回来。

因方才说到吃食，曹颀便让初瑜挑了清爽不甜腻的装了两盘，送到前院来。

待小厮送上茶退下，十六阿哥的脸色立即转了郑重，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在户部好好地当着差，怎么牵扯到这时疫上去了？”

曹颀听他问得古怪，知道这其中定有缘故，怕不是什么好事，没有直接应答，反问道：“怎么？这哪里不对？”

十六阿哥点了点头，正色道：“我虽不清楚你在京城到底做了什么，但是在皇阿玛身边，听这话里话外的，弹劾你的折子并不是一份两份！”

“弹劾？”曹颀心里低叹一声，看来还真让庄先生给说着了。虽然知道这时疫的事是不能放到台面上说的，也没指望能够得到什么奖赏，但是两个月每天早出晚归，冒着染病的危险去忙这忙那，回头来竟只换得几张“弹劾”，谁心里会舒坦呢？

“弹劾我什么？我不过是奉四爷之命，做了分内之事，这错处在哪儿？”曹颀勉强笑了笑。

十六阿哥不禁摇头道：“谁让你好好的，偏往四哥身边凑！四哥这回立了大功劳，你当别人就不眼红？又不敢直接冲着四哥去，不参你参谁？四哥也是，谁不好用，怎么偏偏找你出来？这冒着危险不说，哪里是能够落好的差事？”

说到这里，十六阿哥忽然略带疑惑地看着曹颀，半晌才认真道：“你对我说实话，你，不会是对四哥有什么想头吧？咱们可之前就说过，这些事可不是能够随意掺和的！”

曹颀不愿让十六阿哥担心，便将四月末无意发现时疫之事说了，又提到是慌乱之下，也不知道往谁说去，就去了十三阿哥府，正巧四阿哥也在那边。至于为何四阿哥找他出来，曹颀苦笑道：“这内城都是权贵，寻常官员去了，有的大门都叫不开！诚亲王爷‘病’着，四爷又要忙政务与外城的疫病，那位提督大人又是个聪明人，才不会管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差点半路就撂了